

森林中的夜游神 ——长耳鸮的故事

撰文 邱志鹰 摄影 李显达

摄影 / 邱志鹰

2004年12月的一天，我独自一人在偌大的北京天坛公园转悠。反复对照北京鸟友“红嘴蓝鹊”画的地图，我摸索到了目的地——天坛神厨寺的柏树林，可是望穿双眼却不见我要拜访的“朋友”。“红嘴蓝鹊”在电话中肯定地告诉我：“一定在的，你仔细找找！”凭借树下散落的食虫，我终于找到了我的新友——长耳鸮。它蹲坐在5米多高的柏树上，睡眠惺忪，好半天都不动一下。

初闻高峰林场长耳鸮

长耳鸮是中国北方最容易见到的猫头鹰，如果人类不打扰它们，长耳鸮有时就集群栖息于人居附近的树上越冬。春节以后，日长天暖，冬天将去，长耳鸮便离开它们的越冬地，向着更北的北方——东北的辽宁、吉林、黑龙江、内蒙古东部及东北部迁徙。

长耳鸮是典型的森林里的夜猫子，夏季在林子里，尤其是喜欢在寒温带针叶林中完成孵化育雏。在黑龙江省嫩江县的高峰林场，一对长耳鸮夫妇多年在这里繁殖育雏。

2005年，我第一次听高峰林场环志站站站长李显达说起它们：“我是林场的技术员，参加

黑龙江省的云杉古木林调查，带着几个人在林场测量、记录古云杉树木，一棵一棵测量胸径、树高……今年6月9日，测量时同行的年轻人看到一棵云杉的树干被风吹断，沿着倒地的树干一直向上走。不期然从半截的树干中飞出一只大鸟。我喜出望外，急忙上前查看。



秋季，在东北繁殖的长耳鸮从山区迁徙到平原，由北方向着“靠南”的北方迁徙。在大庆越冬的长耳鸮10月底就陆续到了，最大的群有60多只 摄影/岳长利

大鸟飞了，巢中有4只长耳鸮雏鸟，10多天大。8只黑线姬鼠的尸体排放在雏鸟周围。雌鸟，就是从巢中飞出去的大鸟，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飞来，袭击我们，不仅抓掉了我的帽子，还投放炸弹——排便。”

“雄鸟呢，不攻击人吗？”

“雄鸟也站在旁边云杉树的密枝间，很鬼，当你走近它就飞了，不像雌鸟，会攻击人。猫头鹰、鹰——猛禽都是雌鸟厉害，保护后代，无所畏惧，无论谁接近鸟巢都会受到猛烈的进攻！”

我问：“在树下见到过成鸟吐出的食虫吗？”

“我找了，没有找到。成鸟也许有意将食虫吐到别处，免得

气味引来天敌。树下的草丛里有一枚寡蛋，我小心翼翼地捧在掌心，想带回去做个标本，没想到，半路上蛋壳自己炸裂，汁液喷出来，臭气熏天。”

“一个星期后——6月16日我们再去，长耳鸮雏鸟已经出巢，3只并排站在巢旁的云杉树上。”

从此，显达每年夏季观察、记录这对长耳鸮的繁殖。长耳鸮的故事像一出电视连续剧一样，引人入胜。

2007年“五一”长假，我专程来高峰来看长耳鸮，但是因为树洞边缘腐烂，那年轻耳鸮没有来此，显达用树皮、木板修补了树洞，2008年这对长耳鸮夫妇又继续来树洞产卵孵化。

长耳鸮的夏季居所——五百年 的“绿珠”

2011年5月20日，我再次来到高峰林场，下午两点半火车到了嫩江，第二天草草吃了早饭，显达就带我“进山”拜访在云杉林树洞筑巢繁殖的长耳鸮。

嫩江县地处北纬49度，距离中国的漠河北极村不过500公里，差不多是中国东部春天最晚到达的地方。2007年我来的时候，绿意寥寥，满目荒凉，报春花刚结了花椒粒似的花芽。如今我再来，不过晚了20天，春季像点燃的爆竹轰隆隆爆发出全部的能量：百花齐放，鸟儿啾鸣……一片胜春入夏的景象。小桃红（榆叶梅）繁花落尽，而山丁子、

绸李、红瑞木、丁香、锦鸡儿都在盛开。信步走去，满眼都是盛开的花树。树林下草莓的绿叶挤占所有的空地，而在林缘和低洼的草甸，黄色蒲公英花密密挨挨地汇成金色的小溪和花湖。

跟显达走进云杉林，仿佛是走进自然的宫殿，一棵棵云杉树干粗壮，团云般的树冠上，紫红雌球在阳光下闪烁，而黄色雄花正在扬粉，空气中弥漫着浓郁清新的松脂香。

李显达出生在嫩江，自打工作就在高峰林场，说起这片云杉林来充满了感情：“这片林子80年以上树龄的大树我都做过测量，500年的云杉古木有57株，300年的481棵，100年的890棵。最大的胸径为85.4米……500年的云杉林，这样的原始森林在嫩江是唯一的。即使是在黑龙江，离城市这么近的原始森林，也是唯一的吧？”

“城市中的原始森林，在整个中国，至少是在中国的北方也不多见呢！500年的云杉树？那比嫩江县的历史还长很多吧？”

“是啊，500年前这里还荒无人烟！清朝乾隆年间，嫩江还没有设县，只有通往外兴安岭的一个驿站，也不叫嫩江，叫墨尔根（墨，当地人发音“mi”）。

1737年，驿站的第一任长官名叫崔之潘，他的儿子崔彪子继父业，做了第二任长官。在崔之潘死后，儿子请了风水先生为父



这个食丸的上端，鼠的门齿和头骨残片十分清楚 摄影/Ilkk



在解剖的食丸中，骨骼洁白干净，没有一点筋膜骨膜，被吸收消化得干干净净。其中所有的毛发和骨头都是啮齿类的，没有鸟毛和鸟骨 摄影/Ilkk

亲选坟地，风水先生就选了这片云杉林——他说四季常绿的云杉林就是一颗巨大的翡翠绿珠。

云杉林的一边是秋季金黄一片的阔叶桦树林，另一边是四季苍翠的樟子松林。两片原始林从云杉林的西南分别向西、向东环绕着“绿珠”，在云杉林的东南汇合成一处。风水先生说此地的格局为双龙抱珠，大发！

可是崔家并没有发，两代驿站长官之后不过留下两座坟冢，坟的周围有8棵古云杉树，森森如盖。高峰林场始建于1952年，当时的名字就叫崔家坟经营所。那时人们还不能确定这一片云杉林是原始森林还是崔家栽种。经过多次勘察后，植物学家发现这一片云杉与东北其他地区分布的红皮云杉有区别，有说是它的一

个亚种,也有说是一个新的独立种,现在定名为嫩江云杉。至此终于确定:崔家坟遗址是嫩江县人类历史的最早记录,但是云杉林的历史远远早于崔家祖坟。

显达与我边走边说,古老的云杉林静谧而祥和。远处传来“邦、邦、邦”有节奏的“鼓声”。我俩蹑足循声而去,一只啄木鸟站立在枯木上,尖喙如凿,在枯木的树干一下一下地敲击。枯老的树干上布满了大大小小的树洞,就是这个“鼓手”坚持不懈的杰作!

显达由衷地说:“检验一座森林的自然生态是否完整和完美,啄木鸟最有资格担当验收员。

如果在一座森林里,春季到处都能听到啄木鸟的鼓声,那么这就是它验收后的完美森林了。在这座林子我见到过8种啄木鸟。”

啄木鸟是“森林的医生”,在枯立木和心腐木敲打捉虫,控



显达两臂张开环抱住一棵粗壮的云杉,转头对我笑道:“五百年树龄的云杉,胸径85.4厘米”
摄影/邱志鹰

面盘上的羽毛水平排列,能够收集声波,面盘中间直立的白色“X”形簇毛密不透风、隔离声波,使得左边的耳朵接收左边的声音,右边的耳朵接收右边的声音
摄影/邱志鹰

耳鸮

耳鸮属的猫头鹰脸盘明显,耳羽簇大多发达,全世界有7种,分布在整个北半球的温带、美洲热带和非洲马达加斯加局部地区的森林中,有“森林中的夜猫子”之称。它们是鸮中捕鼠能力最强的,除了偶尔吃少量的鸟、鱼、蛙和昆虫外,主要是以各种鼠类,特别是在林中生活的田鼠为食。

我国分布有两种耳鸮:长耳鸮和短耳鸮,它们都是我国国家二级保护动物。

长耳鸮全世界共有4个亚种,分布于欧亚大陆及北美。其指名亚种在中国北方比较常见,在一些地方是留鸟,在一些地方是季节性候鸟。





在云杉树桩的巢中，我终于见到了长耳鸮的雏鸟

制森林的虫害。它还是森林里勤奋的木匠，每年它们都会凿击新的树洞筑巢，将自己上一年的旧巢免费提供给那些自己不能凿洞的鸟和动物——紫貂、青鼬、艾虎、花鼠、灰鼠、鼯鼠……

炽烈的阳光下，2米多高的接骨木，叶绿如玉，繁花如雪。显达示意我不要再向前走。我停住脚，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。前方不到10米处，紧挨着满树繁花的接骨木，伫立着一个半截的云杉树桩。那就是我们此行拜访的“主角”——在树洞筑巢的长耳鸮夫妇。



长耳鸮的繁殖能力很强，窝产卵3~8枚，一般4~5枚，孵化期31~33天，如果没有干扰，幼鸟成活率也很高 摄影/徐松平

云杉古树洞的长耳鸮

“除雪鸮和姬鸮等极少数外，鸮类大多生活在森林。在高峰林场环志站，我们曾经环志到

近10种鸮。它们有的是春秋季节迁徙时经过高峰林场，如角鸮、鹰鸮、灰林鸮、短耳鸮、雪鸮……有的是我们黑龙江当地的留鸟，



因为很难找到大的树洞筑巢，绝大多数长耳鸮都是利用甚至抢夺喜鹊等鸟类搭建的巢繁殖孵化，图片拍自向海榆树林 摄影/赵俊

从大兴安岭的森林中偶而来到高峰转转或者小住，如长尾林鸮、鬼鸮、雕鸮……而长耳鸮在高峰林场既有迁徙路过的，也有夏季繁殖的。”

长耳鸮在寒温带森林度夏，在这里生儿育女。但是它们很少在树洞里坐巢产卵——它的身形大，不可能利用啄木鸟的旧巢，它自己也不擅长凿洞筑巢，只有生长100年以上的经过漫长岁月形成的树洞，才有足够大的空间供长耳鸮筑巢。这棵云杉树龄500年，胸径（离地面1.3米处）81.5厘米，周长2.5米……



鸮妈妈留在巢中保护小长耳鸮 摄影/郭玉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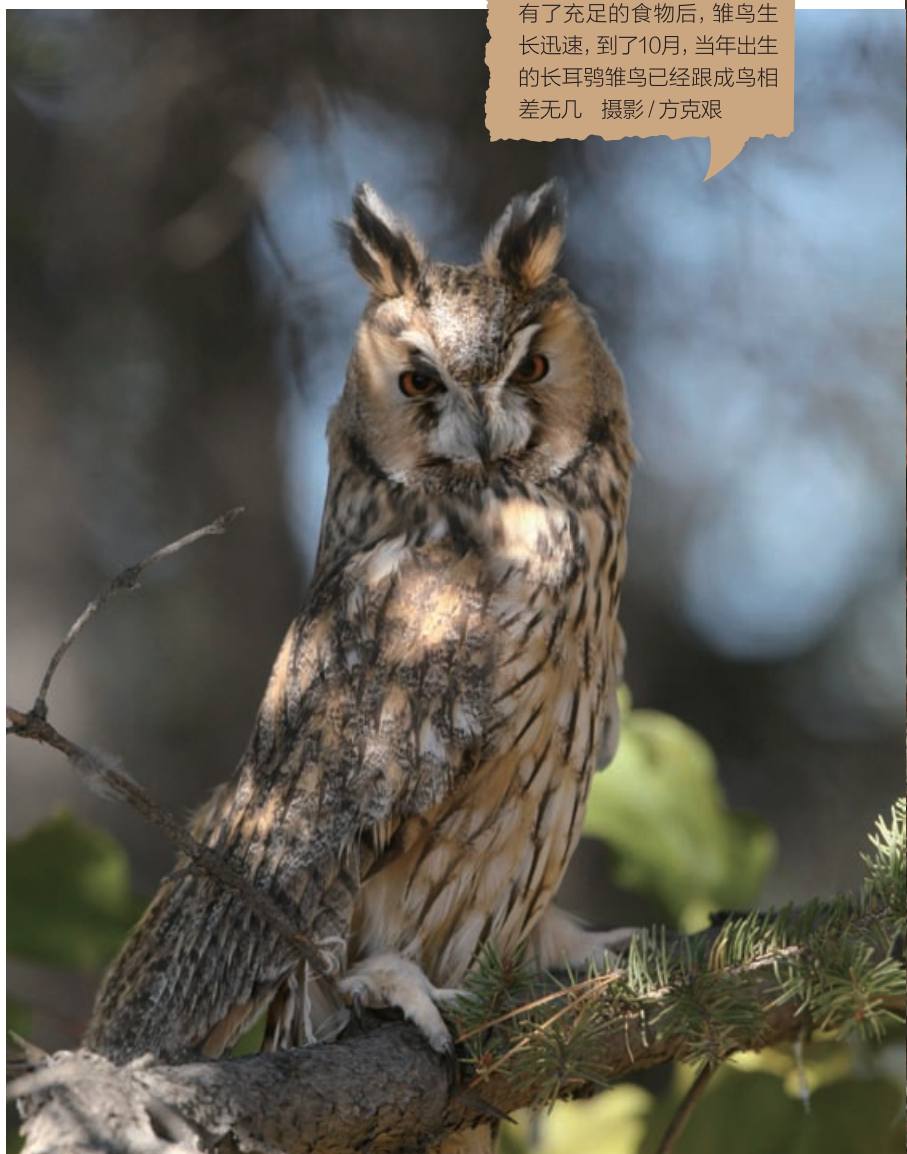
我默默地绕树一周，向这位“云杉老祖母”表示我心中的惊叹和敬意：“它是一座碑，记录着这座云杉林的历史！”

树洞很大，也很深，鸮妈妈整个身子掩蔽在巢中，我定睛搜索了半天，才从树洞裂缝中看见它的脑袋：黄褐色的面盘与树干的颜色浑然难辨，尤其是头顶竖立着一对黑褐色的“耳朵”，简直就像一截树皮。眼周的羽毛向四周呈放射状，它好像戴了红色的隐形眼镜，双目如炬，一眨不眨地看着我们。

“雏鸟在它的腹下，在雏鸟出巢之前，妈妈总是留在巢里保护小长耳鸮，它知道我们没有恶意，距离10米左右成鸟可以忍受，再近了它就要飞了。”显达悄声对我说。

“每年4月初长耳鸮就来高峰地区了！今年4月27日有两枚卵，大约4月16日开始孵化，5月16日3只小鸟破壳，还有3个蛋。但是不知道什么原因最后只剩下了2只雏鸟，还有1枚寡蛋……”

“在孵化期间，雌鸟从不离巢，在巢里照顾新生的宝宝。雄鸟晚上捕食送给雌鸟和雏鸟，晚上9点开始捕食，整个晚上要喂11~14次，几乎是一刻不闲地捕捉老鼠。喂饱了老婆和孩子，自己吃饱了，还要在巢里‘囤积余粮’——有一次，我看到巢里搁着11只老鼠尸体，黑线姬鼠最



有了充足的食物后，雏鸟生长迅速，到了10月，当年出生的长耳鸮雏鸟已经跟成鸟相差无几 摄影/方克艰

多。黑线姬鼠是猩红热和鼠疫等多种疾病的传播者，因此长耳鸮不仅维持着林地生态，还是维护我们人类健康的功臣。”

夏季是寒温带森林最好的日子，阳光充足，食物丰厚，老鼠的繁殖力强，一个月就好几窝。而捕鼠高手长耳鸮在育雏期间，一窝长耳鸮每天最多可以吃掉20~30只小鼠。有了充足的食物

后，雏鸟生长得非常迅速。出生27~29天，小长耳鸮已经出巢，比刚出生时体重增加了17倍，身高增加了3.1倍。它们经常在巢周围的云杉树上跳跃、扇翅，锻炼身体，练习飞翔。

云杉林方圆十公顷，中间有个防火瞭望塔，拾级而上，凭栏远眺，视野一望无际。显达说，云杉林东面就是“黄龙”——过

去的落叶阔叶林，现在已经改造为人工樟子松母树林了。在樟子松林的边上有一个长耳鸮的树巢，还有一个苍鹰的树巢。确切地说，是长耳鸮抢了苍鹰的巢。

“啊，长耳鸮抢了苍鹰的巢？长耳鸮体型不如苍鹰大，身子不如苍鹰强壮，喙和爪子也不如苍鹰锐利，能打过苍鹰吗？”

显达笑了，说：“事情好像不是谁打得过谁那么简单，想去樟子松林看看吗？”

“那还用说！”

长耳鸮PK苍鹰

从高处看，同是针叶林的樟子松林与“绿珠”浑然一色，走近了看，林相却大不相同。人工种植的樟子松林整齐划一，像在操场集合列队的士兵，行距、株距都是2.5米。它不像云杉林——一座真正的原始森林经过了几百年的自然演替，它没有接骨木、稠李等灌木，地面也没有厚厚的腐殖层，绿意寥寥，褐色的松针在我们的脚下沙沙作响。

天堂的光由东斜穿樟子松林，勾勒出一棵棵高大粗壮的树干。其树干虽然比不上云杉古树粗壮，却笔直笔直地向上，高得多，我们好像低矮的小人闯进了巨人国中。我急于拜访樟子松林的土著居民——苍鹰，快步向西走去，而显达却在我身后一个劲地说慢点、慢点。

忽然林子里响起一声尖锐的

苍鹰的巢在樟子松15米高处，比喜鹊等的巢高，也比它们的巢大得多
摄影 / 邱志鹰

鸮的耳朵很大，但是我们通常看不见，没有耳廓，完全被面盘的羽毛遮盖了
摄影 / 邱志鹰

长耳鸮的耳朵

长耳鸮头顶竖立的耳朵其实徒有虚名，并没有耳朵的功能，不过是耸立的两撮羽毛，科学的叫法是“角羽”。长耳鸮“头顶的耳朵”虽然没有听力，却也不是完全的摆设，它起着传递信号的作用，向自己的同类报警。当它白天隐藏在树叶丛中，长耳像一簇短短的枯枝，起伪装作用。长耳鸮真正的耳朵我们通常看不见，没有耳廓，完全被面盘的羽毛遮盖。猫头鹰的两只耳朵一边高一边低，可以三角定位声源，与面盘组合成精密的雷达系统，不仅听觉敏锐，判断也极其准确。夜晚它们像蝙蝠一样，没有一丝声音地飞翔，靠着“夜视眼”和“雷达系统”，迅速而准确的捕杀猎物。



呼啸，我还没有醒过神来，一只大鸟由树梢向下俯冲，迅疾飞行中灵活地左闪右躲穿过矗立的树干，快速翻转身体改变方向，向着我们飞来。我急忙就地蹲下，心惊肉跳地回头张顾。那大鸟未及着地便拍打着宽阔的翅膀迅速向上拉升，愤怒地叫嚣着……

显达笑道：“小心啊，苍鹰可不像长耳鸮，进到它的地盘它可真会攻击人呢！”

我们停住脚不再向前走，苍鹰妈妈站在前方的树梢，不再向我们袭击，却怒气未消，一声声大叫。

显达低声说：“刚才袭击我们的是苍鹰雌鸟，体型比雄鸟大，性子也比雄鸟凶猛。远处树梢那只在叫的是雄性。雄鸟狡猾，站在老远的树上大叫，与雌

破壳的苍鹰雏鸟被白色绒羽，眼睁开，虹膜灰褐色，嘴铅灰色，卵齿长棱形、白色，跗蹠部及爪灰白色

苍鹰爸爸站在远处的树梢，大叫着给妈妈助威

苍鹰雌鸟，体型比雄鸟大，性子也比雄鸟凶猛

鸟呼应，但是不靠前，人稍稍靠近就拍翅遁飞，这么多年想给它拍张清晰的照片都难。”

我颇感意外：“苍鹰爸爸是个外强中干很能忽悠的家伙啊！”

“雌苍鹰孵化期间几乎不离巢，雄苍鹰不断地送树枝加固修整巢，守在旁边的树上站岗放哨，发现入侵者便向雌鸟大叫。现在到了孵化后期，雄鸟更加殷勤，不仅频繁送去树枝，也不时给雌鸟递上食物。大多是啮齿类小动物。”

我们蹲在原地不动，大约半小时后，苍鹰雌鸟回到巢中安静的孵化，“巨人国”恢复了宁静祥和。

“2007年我们发现了这巢苍鹰，可是第二年——2008年5月，我们却发现巢中有一对长耳鸮产了卵正在孵化！”

“是长耳鸮抢了苍鹰的巢，还是苍鹰弃巢走了，长耳鸮捡了个便宜？”

“应该是长耳鸮抢了苍鹰的巢，那年苍鹰又建了新巢，距离老巢大约130米。”

长耳鸮是寒温带森林里的夜游神，在东北三省都有繁殖，它自己不筑巢，在长白山、向海的榆树林利用猛禽、乌鸦、喜鹊的旧巢产卵、孵化。在松嫩平原的腹部，它就在人工种植的杨树林带利用喜鹊废弃的树枝巢繁殖。偶而长耳鸮会去抢乌鸦、



2008年，一对长耳鸮占了苍鹰的树巢，产下4枚卵



2008年6月25日，树巢长耳鸮破壳5日

喜鹊正在使用的巢。乌鸦、喜鹊当然不甘心将巢拱手让出，但是在驱赶无果后，它们也只得另择嘉木再筑新巢。不过长耳鸮还会抢苍鹰的巢，这实在是让我很意外：长耳鸮身长36厘米左右，而苍鹰体高可达60厘米开外，翅膀宽大有力，体格强健，腿脚粗壮，尖喙弯曲如钩，利爪锋锐如刀。

显达笑着说：“长耳鸮也是猛禽，利器在身，虽然苍鹰个子

比它大，性格比它猛，要说苍鹰像抓鸽子似的能致长耳鸮于死地，那倒也未必。春季长耳鸮北迁的时间比苍鹰早，在高峰，4月中旬就可以见到长耳鸮了。苍鹰也是东北森林中的夏候鸟，春天它跟长耳鸮差不多时间到，但是它要花时间筑巢、修巢，开始繁殖的时间通常比长耳鸮晚20多天。你看，那边云杉树洞的长耳鸮雏鸟破壳多日了，这边苍鹰的

卵还在孵化中。等到6月初苍鹰的雏鸟破壳，长耳鸮的雏鸟就要出巢了。”

也许2008年苍鹰来时，长耳鸮已经占了巢，长耳鸮理直气壮地待在里面孵卵，苍鹰也略略地有点心虚吧。也可能苍鹰跟它耗不起工夫，它急着产卵，只得另起炉灶再建新巢。

显达继续说：“接下来，苍鹰的故事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！2009年长耳鸮又占了苍鹰的新巢。苍鹰回到自己的老巢，用粗的、长的树枝加固，用细软的草茎铺垫，将巢修补了一番。我们在7月2日给苍鹰雏鸟环志时，看到巢中有很多新鲜的樟子松树枝，针叶还是绿的。新巢经过4年的修整还不如老巢2007年时1/3大呢！由此推测，在2007年前，这一对苍鹰已经在这里繁殖多年了。”

2010年，长耳鸮又占了苍鹰的老巢，老巢中有两个破损的蛋，不知是不是长耳鸮撵走了苍鹰。而今年长耳鸮又占了苍鹰的新巢……

由苍鹰的老巢向西步行130米是苍鹰的新巢。仰头看去，新巢——今年成了长耳鸮育雏的摇篮——高在15米开外，在一堆树枝中隐隐约约地看到长耳鸮的两只黑褐的耳朵。我心中暗暗称赞：长耳鸮占苍鹰的巢繁殖孵化，的确是个英明的选择。

“只是这长耳鸮到底是无赖还是聪明呢？硬占了苍鹰的巢

2008年，苍鹰新建了巢孵化，巢材中有很多新鲜的樟子松树枝



因为老巢被抢，再建新巢，苍鹰产卵、孵化时间比2007年推迟了15日左右，仅有一只雏鸟。但因为是“独生子女”，食物充足，出巢的时间和个头都跟2007年差不多

不说，还一年一倒，总占苍鹰上年修整过的巢。”

长耳鸮与苍鹰的结局

鹰类总是要求在它们营巢的树周围半英里内，没有其他鹰类的繁殖巢。可是这对苍鹰夫妇

容忍了长耳鸮——而且还是抢了它的巢、战斗力不如自己、晚上抓老鼠、白天萎靡不振的家伙。

长耳鸮与苍鹰比邻而居已经是第四年了。我非常自信地下结论：“按照长耳鸮的常理推断，那明年（2012年），长耳鸮又要占

苍鹰的旧巢了！”

他摇摇头说：“现在不能下结论哦，我们还是等来年让事实说话吧！”

“事实？事实不是显而易见的吗？”我在心里暗暗嘀咕。让我意外，显达没有支持我的“合理推断”。

转眼一年过去，2012年5月，显达在QQ上告诉我，占苍鹰巢的长耳鸮被苍鹰吃掉了。

“怎么这么确定呢？看到长耳鸮的毛了？苍鹰在那里繁殖了？”

“4月15日，我们安装了红外相机监控，长耳鸮占了苍鹰的老巢孵化；4月27日，长耳鸮产下第一枚卵；4月29日，产下第二枚卵；4月30日，另一只长耳鸮给巢中的长耳鸮送来老鼠，雌雄长耳鸮轮流站在巢边看护；5月3日，产下第三枚卵；5月7日，产下第五枚卵；5月10日，正在孵化中的长耳鸮厄运到来，苍鹰飞到长耳鸮的巢中。”

我焦急地打出一串字：“雌长耳鸮不躲吗？还是打输了？它为什么不弃巢跑掉啊？雄长耳鸮没过来驱逐？”

“雌鸟正在孵化，从照片看，它根本就没有机会反抗，只炸一下毛就一命呜呼了。”

的确，论打架长耳鸮绝对不是苍鹰的对手，苍鹰的体重虽然比中型猛禽要轻1/5左右，但速度要快3倍以上，伸出爪子打击

猎物时的速度为每秒钟22.5米，捕食猎物猛、准、狠、快。

显达补充道：“今年苍鹰尤其凶悍，我们在树上安装红外相机时，有两个人被它抓伤。”

“哦！”我问，“苍鹰后来就在长耳鸮的巢里开始繁殖了？”

“不，苍鹰已经在另一个巢——也就是去年长耳鸮的巢里产了卵，4月20日产下第一枚卵，4月23日产下第二枚卵，4月26日产下第三枚卵，随后就开始孵化了。”

“真是让人不能理解，苍鹰已经坐巢孵化，为什么还要将长耳鸮置于死地呢？”我问显达。

“不知道是不是与今年猛禽的食物少有关。”显达不大肯定地回答。

2012年春季，嫩江地区持续干旱，地面植物少，啮齿类的繁殖数量减少，苍鹰和长耳鸮自然

就食物不足了。也许，苍鹰一箭双雕，即灭掉了对手，又获得了食物果腹。

苍鹰吃掉长耳鸮雌鸟以后，雄鸟也不知去向。之后，苍鹰夫妇轮流孵化，5月29日，3只小苍鹰出壳——比往年的夏季繁殖提前20多天。

2013年4月初，显达在苍鹰的两个巢里又安装了红外相机监控。一只长耳鸮匆匆光顾一个巢后再无消息，这个春季苍鹰没有回来，显达说：“也许它老了，也许在迁徙和越冬地遭遇了意外……2007年我们给苍鹰夫妇做了环志，所以我们现在能够肯定苍鹰这对夫妇已经连续6年回到樟子松林繁殖了！”■

（责编 李瑄）

2012年5月10日，正在孵化中的长耳鸮厄运到来，被苍鹰叼走



中央站林场再遇 长耳鸮

撰文 邸志鹰 摄影 李显达



短耳鸮在野外主要活动于开阔的草甸和沼泽，图片拍自林甸草原
摄影 / 徐松平



地面巢的长耳鸮雄鸟



短耳鸮面盘棕黄色，耳羽不显著，眼周黑色的羽毛如明星烟熏妆的眼影，与长耳鸮明显不同，下体皮黄色具黑色纵纹，栖息于沼泽地、平原草地及林缘
摄影 / 邸志鹰

高峰林场的方场长曾经在中央站林场工作了20多年，他对我说：“云杉林不是真正的原始森林，中央站林场是国家原始落叶松母树林。林相老好了，场部屋后就是原始林。”

2011年6月8日，我跟显达去中央站林场，去见识真正的原始森林。

沿着嫩江至呼玛的208省道向北，沿途4个小时几乎不见成片的林子：还未播种的棕色农田呈各种不规则的几何图案，而树

林，像是陪衬，飘带一样围绕着农田。直到临近中央站林场，景色陡然一变。208省道两旁针阔混交林如屏如墙，绵延数里。落叶松高大笔直，树冠剑戟样指向天空；而白桦树扶苏摇曳，如绿衫白裙的姑娘起舞。

6月10日，中央站林场采摘蕨菜的工人无意中发现一个松鸡的巢，第二天显达带人安装太阳能监视仪，以记录巢中松鸡的孵化过程。距巢几十米，却发现一只猫头鹰从巢中飞出，巢中有6枚

白色的卵。松鸡的卵白色、椭圆，而猫头鹰的卵也是纯白色、椭圆或圆形。其中1枚卵不知为什么摞在其他卵的上面。我们反复端详照片，不能确定这巢到底是松鸡的还是猫头鹰的。

第二天，显达隐藏在帐篷里守了一夜，在黎明时刻拍下了雌、雄成鸟的照片。大家左瞧右瞧，反复地对图鉴。

短耳鸮与长耳鸮都是中等体型，但是给人感觉长耳鸮身体瘦削，短耳鸮身型浑圆，因为耳

羽簇短小，不明显，更显得面盘如满月。再细看，短耳鸮虹膜为光艳的黄色，眼圈明显暗，有鸟友戏称为“熊猫眼”。它的翅膀相对尖，不适合在丛林里穿梭。而长耳鸮虹膜为红黄色，嘴以上的面庞中央部位具明显白色“X”图形，翅膀宽大。

不对啊，不像短耳鸮，还是我们的老朋友长耳鸮啊！

可是，长耳鸮生活在森林里，是极少在地面筑巢孵化的，夏季与它同在森林栖息的猛禽有苍鹰、雀鹰等。即使冬季长耳鸮

集群栖息于人居附近，树林依然是不可缺少的基本条件。

在视野开阔沼泽和平原、林缘的草地，有鸮子出没，那么就可能有短耳鸮。它跟鸮们共享“湿地霸主”的英名。短耳鸮与鸮子也是猛禽中少有的在地面筑巢繁殖的猛禽。

6月15日，长耳鸮地面巢6枚卵有2只雏鸟破壳。而此时高峰林场的长耳鸮雏鸟已经出巢，两者相差近1月。

“应该是配偶找到得晚，或者找不到合适的巢孵化。”显达

不大肯定地回答。他发给我一篇长耳鸮的论文给我看。邓文洪、高玮和于亚梅在1996—1998年三年间，在左家庄保护区发现了23个长耳鸮的巢，其中20个利用喜鹊的巢，14处旧巢，6处抢来的新巢；3个是利用猛禽的旧巢，1处地面巢。

在没有树巢和树洞繁殖孵化的地方，就在地面巢将完成孵化，长耳鸮在不同的环境中表现出的生存智慧令我肃然起敬！■

(责编 李瑄)



中央站林场长耳鸮地面巢的两只雏鸟破壳

